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 第二十四回 憤輿論學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戰

話說愛青趕出了阿福，自以為去了個花城的強敵，愛河的毒龍，從此彩雲必能回首面內，委心帖耳的了，衽席之間不用力征經營，倒也是一樁快心的事。這日出去，倒安心樂意地辦他的官事了。先到龔尚書那裡，謝他帕米爾一事維持之恩；又到錢唐卿處，商量寫著薛、許兩欽差的信。到了第二日，就銷假到衙，照常辦事。光陰荏苒，倏忽又過了幾月。那時帕米爾的事情，楊館柱也查復進來，知道國界之誤，已經幾十年，並不始於愛青；又有薛淑雲、許祝雲在外邊，給英、俄兩政府交涉了一番，終究靠著英國的勢力，把國界重新畫定，愛青的事從此也就平靜了。卻說有一天，愛青到了總署，也是冤家路窄，不知有一件什麼事，給莊小燕忽然意見不合爭論起來，爭到後來，小燕就對愛青道：「愛兄久不來了，不怪於這裡公事有些隔膜了。大凡交涉的事是瞬息千變的，只看愛兄養■一個月，國家已經蹙地八百里了。這件事，愛兄就沒有知道吧？」愛青一聽這話，分明譏諷他，不覺紅了臉，一語答不出來。少時，小燕道：「我們別盡論國事了，我倒要請教愛兄一個典故：李玉溪道『梁家宅裡秦宮入』，兄弟記得秦宮是被梁大將軍趕出西第來的，這個入字，好象改做出字的妥當。愛兄，你看如何？」說完，只管望著愛青笑。愛青到此真有些耐不得了，待要發作，又怕蜂蠆有毒，惹出禍來，只好納著頭，生生地咽了下來。坐了一會，到底兒坐不住，不免站起來拱了拱手道：「我先走了。」說罷，回身就往外走，昏昏沉沉忘了招呼從人。剛從辦事處走到大堂廊下，忽聽有兩三個趕車兒的聚在堂下臺階兒上，密密切切說話，一個彷彿是莊小燕的車夫，一個就是自己的車夫。只聽自己那車夫道：「別再說我們那位姨太太了，真個象饞嘴貓兒似的，貪多嚼不爛，纔扔下一個小仔，倒又刮上一個戲子了！」那個車夫問道：「又是誰呢？」一個低低地說道：「也是有名的角兒，好象叫做孫三兒的。我們那位大人不曉得前世作了什麼孽，碰上這位姨太太。這會兒天天兒趕著堂會戲，當著千人萬人面前，一個在臺上，一個在臺下，丟眉弄眼，穿梭似地來去，這纔叫現世報呢！」這些車夫原是無意閑談，不料一句一句被愛青聽得齊全，此時恍如一個霹靂，從青天裡打入頂門，頓時眼前火爆，耳內雷鳴，心裡又恨、又悔、又羞、又憤，迷迷糊糊欵地一步跨出門來，睜著眼喝道：「你們嚷什麼？快給我套車兒回家去！」那班趕車的本沒防愛青此時散衙，倒都吃了一驚。幸虧那一輛油綠圍紅拖泥的大鞍車，駕著匹菊花青的高背騾兒，好好兒停在當院裡沒有卸，五六個前頂後跟的家人也都聞聲趕來。那當兒，趕車的預備了車踏凳，要扶愛青上車，不想愛青只把手在車沿兒上一搭，倏地鑽進了車廂，嘴裡連喊著：「走！走！」不一時，蹄翻輪動，出了衙門，幾口馬蹄蹴得煙塵堆亂，直向紗帽胡同而來。

纔到門口，愛青一言不發，跳下車來，鐵青著臉，直瞪著眼，一口氣只望上房跑。幾個家人在背後手忙腳亂地還跟不上。金升手裡抱著門簿函牘，正想回事，看這光景，倒不敢，縮了回來。愛青一到上房，堂屋裡老媽丫頭正亂糟糟做一團，看見主人連跌帶撞地進來，背後有個家人只管給她們搖手兒，一個個都嚇得往四下裡躲著。愛青卻一概沒有看見，只望著彩雲的房門認了一認，揭起氈簾直搶入去。那當兒，彩雲恰從城外湖南會館看了堂會戲回來，卸了濃妝，脫了艷服，正在梳妝臺上支起了金粉鏡，重添眉翠，再整鬢雲，聽見愛青掀簾跨進房來，手裡只管調勻脂粉，要往臉上撲，嘴裡說道：「今兒回來多早呀！別有什麼不？」說到這裡，纔回過頭來。忽見愛青已撞到了上回並枕談心的那張如意軟雲榻邊，卻是氣色青白，神情恍惚，睜著眼愣愣地直盯在自己身上，頓了半晌，纔說道：「你好！你騙得我好呀！」彩雲摸不著頭腦，心裡一跳，臉上一紅，倒也愣住了。正想聽愛青的下文，打算支架的話，忽見愛青說罷這兩句話，身體一晃，兩手一撒，便要往前磕來。彩雲是吃過嚇來的家人，見勢不好，說聲：「怎麼了，老爺？」搶步過來，攔腰一抱，脫了官帽，禁不住愛青體重，骨碌碌倒金山、摧玉柱的兩個人一齊滾在榻上。等到那班跟進來的家人從外套房趕來，愛青早已直挺挺躺好在榻上。彩雲嗚呼吁騰出身來，在那裡老爺老爺地推叫。誰知愛青此時索性閉了眼，呼呼的鼾聲大作起來。彩雲輕輕摸著愛青頭上，原來火辣辣熱得燙手，倒也急得哭起來，問著家人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？早起好好兒出去，這會兒到底兒打哪兒回來，成了這個樣兒呢？」家人們笑著道：「老爺今兒的病多管有些古怪，在衙門裡給莊大人談公事，還是有說有笑的；就從衙內出來，不曉得半路上聽了些什麼話，頓時變了，叫奴才們哪兒知道呢！」正說著，只見張夫人也皺著眉，顛巍巍地走進來，問著彩雲道：「老爺呢？怎麼又病了！我真不懂你們是怎麼樣的了！」彩雲低頭不語，只好跟著張夫人走到愛青身邊，低低道：「老爺發燒哩！」隨口又把剛纔進房的情形說了幾句。張夫人就坐在榻邊兒上，把愛青推了幾推，叫了兩聲，只是不應。張夫人道：「看樣兒，來勢不輕呢！難道由著病人睡在榻上不成？總得想法兒挪到床上去纔對！」彩雲道：「太太說得是。可是老爺總喊不醒，怎麼好呢？」

正為難間，忽聽愛青嗽了一聲，一翻身就硬掙著要擡起頭來，睜開眼，一見彩雲，就目不轉睛地看她，看得彩雲吃驚，不免倒退了幾步。忽見愛青手指著牆上掛的一幅德將毛奇的畫像道：「哪，哪，哪，你們看一個雄赳赳的外國人，頭頂銅兜，身掛勳章，他多管是來搶我彩雲的呀！」張夫人忙上前扶了愛青的頭，湊著愛青道：「老爺醒醒，我扶你上床去，睡在家裡，哪兒有外國人！」愛青點點頭道：「好了，太太來了！我把彩雲托給你，你給我好好收管住了，別給那些賊人拐了去！」張夫人一面噢噢地答應，一面就趁勢托了愛青頸脖，坐了起來，忙給彩雲招手道：「你來，你先把老爺的腿挪下榻來，然後我抱著左臂，你扶著右臂，好歹弄到床上去。」彩雲正聽著愛青的話有些膽怯，忽聽張夫人又叫她，磨蹭了一會，沒奈何，只得硬著頭皮走上來，幫著張夫人半拖半抱，把愛青扶下地來，站直了，卸去袍褂，慢慢地一步一步的邁到了床邊兒上。此時愛青並不直視彩雲，倒伸著頭東張西望，好象要找一件東西似的。一時間眼光溜到床前鏡臺上擺設的一只八音琴，就看住了。原來這八音琴與尋常不同，是愛青從德國帶回來的，外面看著是一隻火輪船的雛型，裡面機括，卻包含著無數音譜，開了機關，放在水面上，就會一面啟輪，一面奏樂的。不想愛青愣了一會，喊道：「啊呀，不好了！薩克森船上的質克，駕著大火輪，又要來給彩雲寄什麼信了！太太，這個外國人賊頭鬼腦，我總疑著他。我告你，防著點兒，別叫他上我門！」愛青這句話把張夫人倒蒙住了，順口道：「你放心，有我呢，誰敢來！」彩雲卻一陣心慌，一鬆手，幾乎把愛青放了一跤。張夫人看了彩雲一眼道：「你怎麼的？」於是妻妾兩人輕輕地把愛青放平在床上，墊平了枕，蓋嚴了被，張夫人已經累得面紅氣促，斜靠在床欄上。彩雲剛剛跨下床來，忽見愛青臉色一紅，雙眉直豎，滿面怒容，兩只手只管望空亂抓。張夫人倒吃一驚道：「老爺要拿什麼？」愛青睜著眼道：「阿福這狗才，今兒我抓住了，一定要打死他！」張夫人道：「你怎麼忘了？阿福早給你趕出去了！」愛青道：「我明明看見他笑嘻嘻，手裡還拿了彩雲的一支鑽石蓮蓬簪，一閃就閃到床背後去了。」張夫人道：「沒有的事，那簪兒好好兒插在彩雲頭上呢！」愛青道：「太太你哪裡知道？那簪兒是一對兒呢，花了五千馬克，在德國買來的。你不見如今只剩了一支了嗎？這一支，保不定明兒還要落到戲子手裡去呢！」說罷，啞了一聲。張夫人聽到這些話，無言可答，就揭起了半角帳兒，望著彩雲。只見彩雲倒躲在牆邊一張躺椅上，低頭弄著手帕兒。張夫人不免有氣，就喊道：「彩雲！你聽老爺盡說胡話，我又攪不清你們那些故事兒，還是你來對答兩句，倒怕要清醒些哩！」彩雲半擡身挪步前行，說道：「老爺今天七搭八搭，不知道說些什麼，別說太太不懂，連我也不明白，倒怪怕的。」說時已到床前，鑽進帳來，剛與愛青打個照面。誰知這個照面不打倒也罷了，這一照面，頓時愛青鼻煽脣動，一手顫索索拉了張夫人的袖，一手指著彩雲道：「這是誰？」張夫人道：「是彩雲呀！怎麼也不認得了？」愛青咽著嗓子道：「你別冤我，哪裡是彩雲？這個人明明是贈我盤費進京趕考的那個煙臺妓女梁新燕。我不該中了狀元，就背了舊約，送她五百銀子，趕走她的。」說到此，咽住了，倒只管緊靠了張夫人道：「你救我呀！我當時只為了怕人恥笑，想不到她竟會吊死，她是來報仇！」一言未了，眼睛往上一翻，兩腳往上一伸，一口氣接不上，就厥了過去。張夫人和彩雲一見這光景，頓時嚇做一團。滿房的老媽丫頭也都鳥飛鵲亂起來，喊的喊，拍的拍，握頭髮的，招人中的，鬧了一個時辰，纔算回了過來。寒熱越發重了，神智越發昏了，直到天黑，也沒有清楚一刻。張夫人知道這病厲害，忙叫金升拿片子去請陸大人來看脈。

原來葦如這幾年在京沒事，倒很研究了些醫學，讀幾句《湯頭歌訣》，看兩卷《本草從新》，有時碰上些兒不死不活的病症，也要開個把半涼半熱的方兒，雖不能說盧扁重生，和緩再世，倒也平正通達，死不擔差，所以滿京城的王公大人都相信他，不稱他名殿撰，倒叫他名太醫了。就是雯青家裡，一年到頭，上下多少人，七病八痛，都是他包圍兒的，何況此時是雯青自己生病呢！本是個管、鮑舊交，又結了朱、陳新好，一得了信息，不用說車不俟駕地奔來，聽幾句張夫人說來的病源，看一回雯青發現的氣色，一切脈，就搖頭說不好，這是傷寒重症，還夾著氣鬱房勞，倒有些棘手。少不得盡著平生的本事，連底兒掏摸出來，足足磋磨了一個更次，纔把那張方兒的君臣佐使配搭好了，交給張夫人，再三囑咐，必要濃煎多服。葦如自以為用了背城借一的力量，必然有旋乾轉坤的功勞。誰知一帖不靈，兩帖更凶，到了第三日爽性藥都不能吃了。等到小燕叫稚燕來看雯青，卻已到了香迷銅雀、雨送文鴛的時候。那時雯青的至好龔和甫、錢唐卿都聚在那裡，幫著葦如商量醫藥。稚燕走進來，彼此見了，稚燕就順口薦了個外國醫生，和甫、唐卿倒都極口贊成，勸葦如立刻去延請。葦如搖著頭道：「我記得從前曾小侯信奉西醫，後來生了傷寒症，發熱時候，西醫叫預備五六個冰桶圍繞他，還擱一塊冰在胸口，要趕退他的熱。誰知熱可退了，氣卻斷了。這事我可不敢作主。請不請，去問雯青夫人吧！」和甫、唐卿還想說話，忽聽見裡面一片哭聲，沸騰起來，卻把個文園病渴的司馬相如，竟做了玉樓赴召的李長吉了。稚燕趁著他們擾亂的時候，也就溜之大吉。倒是龔和甫、錢唐卿，究竟與雯青道義之交，肝膽相托，竟與葦如同做了托孤寄命的至友，每日從公之餘，彼來此往，幫著葦如料理雯青的後事，一面勸慰張夫人，安頓彩雲；一面發電蘇州，去叫雯青的長子金繼元到京，奔喪成服。後來發訃開喪，倒也異常熱鬧。

開喪之後，過了些時，龔和甫、錢唐卿正和葦如商量勸也張夫人全家回南。還未議定，誰知那時中國外交上恰正起了一個絕大的風波，龔、錢兩人也就無暇來管這些事了。就是做書的，顧不得來敘這些事了。你道那風波是怎麼起的？原來就為朝鮮東學黨的亂事鬧得大起來，果然朝王到我國來請兵救援。我國因朝鮮是數百年極恭順的藩屬，況甲申年金玉均、洪英植的亂事，也靠著天兵戡平禍亂的。這回來請兵，也就按著故事，叫北洋大臣威毅伯先派了總兵魯通一統了盛軍馬步三千，提督言紫朝領了淮軍一千五百人，前去救援。不料日本聽見我國派兵，借口那回天津的攻守同盟條約，也派大鳥介圭帶兵徑赴漢城。後來黨匪略平，我國請其撤兵，日本不但不撤兵，反不認朝鮮為我國藩屬，又約我國協力干預他的內政。我國嚴詞駁斥了幾回，日本就日日遣兵調將，勢將與我國決裂。那時威毅伯雖然續派了馬裕坤帶了毅軍，左伯圭統了奉軍，由陸路渡鴨綠江到平壤設防，還是老成持重，不肯輕啟兵端，請了英、俄、法、德各國出來，竭力調停，口舌無敵，函電交馳，別的不論，只看北洋總督署給北京總理衙門往來的電報，少說一日中也有百來封。不料議論愈多，要挾愈甚，要害坐失，兵氣不揚。這個風聲傳到京來，人人義憤填胸，個個忠肝裂血，朝勵枕戈之志，野聞同袍之歌，不論茶坊酒肆、巷尾街頭，一片聲地喊道：「戰呀！開戰呀！給倭子開戰呀！」

誰知就在這一片轟轟烈烈的開戰聲中，倒有兩個瀟灑瀟灑的奇人，冒了炎風烈日，帶了硯筆筆架，特地跑到後載門外的□剝海荷花蕩畔一座酒樓上，憑欄寄傲，把盞論文。你道奇也不奇？那當兒，一輪日大如盤，萬頃花開似錦，隱隱約約的是西山嵐翠，縹緲渺渺的是紫禁煙霞，都趁著一陣薰風，向那酒樓撲來。看那酒樓，卻開著六扇玻璃窗，護著一桁冰紋畫檻，靠那檻邊，擺著個湘妃竹的小桌兒，桌上羅列些瓜果蔬菜，茶具酒壺，破破殘殘，斷墨禿筆也七橫八豎的拋在一旁。桌左邊坐著個豐肌雄幹，眉目開張，岸然不愧偉丈夫，卻赤著膊，將辮子盤在頭頂，打著一個椎結。右邊那個，卻是氣凝骨重，顧視清高，眉宇之間，秋色盎然，身穿紫葛衫，手搖雕翎扇。你道這兩個人到底是誰？原來倒是書中極熟的人兒，左邊的就是有名太史聞韻高，右邊的卻是新點狀元章直蜚。兩人酒酣耳熱，接膝談心，把個看花飲酒的游觀場，當了運籌決策的機密室了。只見聞韻高眉一揚，鼻一掀，一手拿著一海碗的酒，望喉中直倒；一手把桌兒一拍，含糊地道：「大事去了，大事去了！聽說朝王虜了，朝妃囚了，牙山開了戰了！威毅伯還在夢裡，要等英、俄公使調停的消息哩！照這樣因循坐誤，無怪有名的御史韓以高約會了全臺，在宣武門外松筠庵開會，提議參劾哩！前兒莊煥英爽性領了日本公使小村壽太郎覲見起來，當著皇上說了多少放肆的話。我倒不責備莊煥英那班媚外的人，我就不懂我們那位龔老師身為輔弼，聽見這些事也不阻擋，也沒決斷！我昨日謁見時，空費了無數的脣舌。難道老夫子心中，『和』『戰』兩字，還沒有拿穩嗎？」章直蜚仰頭微笑道：「大概摸著些邊兒了，拿穩我還不敢說。我問你，昨兒你到底說了些什麼？」

韻高道：「你問我說的嗎？我說日本想給我國開戰並非臨時起意的，其中倒有四個原因：甲申一回，李應是被我國虜來，日本不能得志，這是想雪舊怨的原因；朝鮮通商，中國掌了海關，日廷無利可圖，這是想奪實利的的原因；前者王太妃薨逝，我朝遣使致唁，朝鮮執禮甚恭，日使相形見絀，這是相爭虛文的原因；金玉均久受日本庇護，今死在中華，又戮了尸，大削日本的體面，這是想洗前羞的原因。攢積這四原因，醞釀了數□年，到了今日，不過借著朝鮮的內亂、中國的派兵做個題目，發泄出來。餓虎思鬥、夜郎自大，我國若不大張撻伐，一奮神威，靠著各國的空文勸阻，他哪裡肯甘心就範呢！多一日遲疑，便失一天機會，不要弄到他倒著著爭先，我竟步步落後，那時悔之晚矣！我說的就是這些話，你看怎麼樣？」直蜚點點頭道：「你的議論透關極了。我也想我國自法、越戰爭以來，究竟鎮南的小勝，不敵馬尾的大敗。國威久替，外侮叢生，我倒常怕英、俄、法、德各大國，不論哪一國來嘗試嘗試，都是不了的。不料如今首先發難的，倒是區區島國。雖說幾年來變法自強，蒸蒸日上，到底幅員不廣，財力無多。他既要來螳臂當車，我何妨去全獅搏兔，給他一個下馬威，也可發表我國的兵力，叫別國從此不敢正視。這是對外的情形，固利於速戰，何況中國正辦海軍。上回南北會操時候，威毅伯的奏報也算得鋪張揚厲了，但只是操演的虛文，並未經戰鬥的實驗。即旗綠淮湘，陸路各軍，自平了太平軍，也閑散久了，恐承平無事，士不知兵，正好趁著這番大戰他一場，借硝煙彈雨之場，寓秋彌春苗之意，一旦烽煙有警，擊鼓不驚。這是對內說，也是不可不開戰了。在今早就把這兩層意思，在龔老師處遞了一個手折，不瞞你說，老師現在是排斥眾議，力持主戰的了。聽說高理惺中堂、錢唐卿侍郎，亦都持戰論。你看不日就有宣戰的明文了。你有條陳，快些趁此時上吧！」韻高忙站起來，滿滿地斟了一大杯酒道：「得此喜信，勝聽捷音，當浮一大白！」於是一口氣喝了酒，抓了一把鮮蓮子過了口，朗吟道：「東海湄，扶桑涘，欲往從之多蛇豕！乘風破浪從此始。」直蜚道：「壯哉，韻高！你竟想投筆從戎嗎？」韻高笑道：「非也。我今天做了一篇請征倭的折子，想立刻遞奏的，恐怕單衝獨奏，太覺勢孤，特地請你到這裡來商酌商酌，會銜同奏何如？」說著，就從桌上亂紙堆中抽出一個折稿子，遞給直蜚。直蜚一眼就見上面貼著一條紅簽兒，寫著事由道：

奏為請飭海軍，速整艦隊游弋日本洋，擇要施攻，以張國威而伸天討事。

直蜚看了一遍，拍案道：「此上策也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就怕海軍提督膽小如鼠，到弄得畫虎不成反類犬耳！」說著，就從衣袋裡掏出一張白紙條兒，給韻高看道：「你只看威毅伯寄丁兩汀的電報，真叫人又好氣又好笑哩！」韻高接著看時，只見紙上寫著道：

復丁提督：牙山並不在漢口內口，汝地圖未看明，大隊到彼，倭未必即開仗！夜間若不酣睡，彼未必即能暗算，所謂人有七分怕鬼也。言紫朝在牙，尚能自固，暫用不著汝大隊去；將來俄擬派兵船，屆時或今汝隨同觀戰。稍壯膽氣。

韻高看罷，大笑道：「這必然是威毅伯檄調海軍，赴朝鮮海面為牙山接應，丁兩汀不敢出頭，反飾詞慎防日軍暗襲，電商北洋，所以威毅伯有這復電，也算得善戲謔兮的了！傳之千古，倒是一則絕好笑史。不過我想把國家數萬里海權，付之若輩庸奴，一旦僥事，威毅伯的任用匪人，也就罪無可逭了。」直蜚道：「我聽說湘撫何太真，前日致書北洋，慷慨請行，願分戰艦隊一隊，身任司令，要仿杜元凱樓船直下江南故事。威毅伯得書哈哈大笑，置之不復。我看何廷齋雖係書生，然氣旺膽壯，大有口吞東海之概，真派他統率海軍，或者能建奇功也未可知。」兩人一面飲酒議論，一面把那征倭的疏稿反反復復看了幾遍。直蜚提起筆來，斟酌了幾個字，署好了銜名，說道：「我想先帶這疏稿送給龔老師看了，再遞何如？」韻高想了想，還未回答，忽聽樓梯上一陣腳步聲，隨後就見一個人滿頭是汗、氣吁吁地掀簾進來，向著直蜚道：「老爺原來在這裡。即刻龔大人打發人來告訴老爺，說日本給我國已經開戰了，載兵去的英國高升輪船已經擊沉了，牙山大營也打了敗仗了。龔大人和高揚藻尚書憂急得了不得，現在都在龔

府，說有要事要請老爺去商量哩！」兩人聽了都吃了一驚，連忙收起了折稿，付了酒錢，一同跑下樓來，跳上車兒，直向龔尚書府第而來。正是：

半夜文星驚黯淡，一輪旭日照元黃。

不知龔尚書來招章直輩有何要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